





韋雨蘋著

一之書發所辦委

MG
I246.5
116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午夜的回憶

——著蘋雨章——



3 2173 9863 9

上海
青春出版社印行
一九三五

委娜斯之委娜斯和邱辟特

委娜斯 (Venus) 是周比特同水氣的女神狄恩 (Dione) 戀愛所生的一個女兒，她是一個司戀愛，美麗，歡笑和結婚的女神。她有很多的從者：有四個美麗的荷萊 (Horae) (即四季) 她們是周比特與正直之女神底美斯所生的產兒；又有三位仁慈 (Cherries) 的女神，她們是周比特與優麗農 (Eurgnome) 所生的女兒；還有「愛的欲望」之神喜美洛斯 (Himerus)，「愛的協和」之神波助斯 (Pathos)，「愛的柔語」之神修特拉 (Stadela)，及結婚之神喜曼 (Hymen)

所以，我們可知道了，在委娜斯所領管的宇宙中的一切的東西，事情，都是美麗的，歡笑的；生存在委娜斯的溫柔撫慰，歡顏微笑中的人們，也都是幸福的，快樂的。——夠了！我們所以敢胆大的把這偉大的女神的名字委娜斯，來命名於這部叢書，也就是因了這意思啊！

委娜斯她的第二個兒子叫個邱辟特（Cupid），成爲司愛之神。他沒有長大，始終是個生着兩小翼的小嬰孩，帶着愛淘氣的癖，常在外面浪遊，遇到他高興時，便把手中執着的箭，射中在一對男女的心中，被射的人，就在心中相互生有愛芽情苗，然後再由委娜斯去管理他們。這樣，邱辟特，到是他母親的

先鋒了！

因此我們就借用這故事，在讀者還沒有詳細看見內容的時候，可以先閱讀這邱辟特之箭，對於全書便可細略的知道了！

——青春出版社——

委 娜 斯 叢 書

邱辟特 Cupid 之箭

在這一個小小的冊子裏面，是在包含着個關於「愛」的問題：愛，是普遍的，還是有階級的」？

主人翁崇坡，他愛上了個糖果店中的主人的女侍式的女兒；在和煦的薰風飄漾，噪煩的蟬聲高揚的時候，直到蕭颯的寒風吹刮着離枝的枯凋的葉兒在地上亂轉；他享受着她的愛的滋潤，至最後，他還獲得了她處女的聖潔神祕！「門當戶對」是不能作為愛的樊籠的！

他倆終久是不幸，因了他的一個也在想愛着「她」的某同學

午 夜 的 回 憶

的種種攪擾，竟造了他和她的慘傷哀悲的結果！

——青春出版社——

午夜的回憶

午夜的回憶

韋雨蘋作

『我恨午夜，我恨午夜給與了我造成罪惡的原素！』崇峻他在臥室之中，支頤於書籍用物零亂排着的桌上。因為床下似有棘刺般的使他轉側不能入睡；所以他這樣的坐着。良心強猛的在譴責他，使他不安地從喉間泛出戰慄的自恨的言語來。時候在午夜了。室中依懶了搖曳的燭光，總算未讓黑暗來轄管，稍微尚有暝矓的黃光，來維持一室的明亮。『雖然，是她在我不注意有她這樣一個人時，先把妖媚味甚濃的眼光向我隱射；但我總須認這答是由我而誕萌，因為她的魔力雖偉，但到底是個

女子啊！』

崇坡現在是讀書在上海的一個附近鄉村的KW中學；學校的鄰近林立着許多迎合學生心理需要的店舖。一家糖果店中，在近門處我們不論何時經過，都能使我們見到有一個名字喚做荃芳的女子常常含笑坐着；這便是崇坡所無時或忘的人，也就是崇坡他今天因此而懺悔的一個人。啊！女人的媚啊！

這時同學們的靈魂，都隨着雲霧般飄浮的夢神手中甜蜜的迷離幻影在浪遊，祇有微弱的鼾聲，尙是餘在現實的世界，雖然這聲音由四人集合了，是很能使人感到煩雜不安的；但是崇坡却未被擾亂他的思緒。他仍把思途蜿蜒而達至他和荃芳的

一段歷史：

嘹亮的鐘聲，哀怨訴苦般的從綠樹交接的空隙裏，流佈到各個教室中，把各個學生的困倦不振的神經，重大的打擊了一下。當然，下午最後一次的散課鐘，在學生們怎不是件興奮的藥劑。從疲憊渡涉到活潑健勇的學生們，忘却了一切的惱厭去散佈在校的各處。——與其這樣說。還不如講：一個個去尋求快樂來謫逐一切的厭惱。我呢，當然也是這情狀中的一個。

這是這學期暑假始業後，第二星期的開始的一天。這樣熱悶的天氣的最後一課，偏又排了促人入睡的地質學。如果在教

師不注意時，沒有京胡——綽號——林冀俊同我擲着紙團通信，我知道，我是定會得被悶死的。——散課了！大赦的上諭，真是。

聽同學們的傳說，知道這裏又新添了一家糖果店，夏天添賣冰，……；過了夏天便兼售咖啡，可是我却尙沒做過他們的主顧。今天特地的想去向他們流放一次我的銀錢。

人真多，舖外站滿了人；充塞滿店內坐着的也是人，所謂人，都是我們KW的同學。我本來的意思，是去飲冰的；飲冰是消暑，現在店內炎氣衝人，我便推倒了我的本意，隨便買了些魚皮花生，懶懶的回校，心中訕笑同學們的矛盾。

第二天過去，仍是這並沒改換的樣子；但我可有了新發現。很敏捷吸入我眼膜的，是一個同學們所以這般擁擠不退的緣故。一條女人的含電的眼波，明澈的光芒向我上下亂搖，我一隻正握着錢的手，慢慢的軟化了垂下，她見我這將近發呆的態度，便使我獲得了一個輕淺的媚矣；我不由自主的，也是一個微笑，從我臉上泛出；她見到了，羞怯的返回了裏面。然而我的視線中，還蘊藏有一個半側體的斜睨。漠然的，茫然的，我從外進內。

如何可以放過這絕好的時機。在人羣中，我就免強的插入。

去坐下。她上來招呼，我要了一客玫瑰飽冰。

好久好久我仍沒得到我所要的，如果在別處，我是早已拍桌叫喊；現在是她去取筆的，我那忍使她急忙，所以還是很安靜的坐着等候，雙目不瞬的注視在內左隅傳送東西的人的出進

來了！先使我看見的是一雙潔淨柔嫩的手，捧着一隻內中貯着娟妍的紅色的玻璃杯，連接着纖手，引出一個穿白制服的人。我此時的失望啊！好像一個渴極了的孩子，看見桌上放着一杯涼茶，趕緊走前去搶取，但是他母親攔阻着，說是一杯沸熱的開水。我恨這白衣人的出現，但是他還是不停止在向

走來，把杯子放下。我驚而喜了，因為他放在一個較我先至的同學的面前，可是心中，却不能立刻定住它的抖動，除非我或者隨卽可以見到了她。

想着嬌媚的面龐，也不能勝我飲冰的欲望，看了先至者的狂吸，想了飲後的爽暢，我愈感到了口中的乾枯渴燥。

微微的「拍」的一聲，落在我面前磁盤中的，是一杯內中豐孕了紅色的冰，我不覺仰起我的頭來，剛巧「她」的兩目的鋒鏑，也在我面上蜜吻，她隨卽盈盈地一笑，嫩臉上展開了一陣如我杯中物的般的顏色；她回身飄然地把身形的最後一絲也在門口消逝，滄冽的流動液體，不能止住我混身燃燒的昏糊。呀！

女人啊！

如此的，只要我的手把書籍拋丟了後，我的腳便會連續着向有一個不知姓名的她的那店內去。我對於她加意的慇懃了，在一星期後，不論在何時，我祇要是遇到閒暇，便向她那邊一溜，只顧坐時的長久，不問消耗的多少，所以她的態度，對我也分外親嫻了；這並不是我的神經過敏，事實是如此；別人去了，她不甚高興去招待；祇要「我」的形影在遠處映入了她的眼中，便立刻在門首，佯作眺望的迎迓。她浪媚的眼波，輕盈的妙笑，一切神祕的狀態，總是我得的多數。——就因為祇有一

多數「而不能」完全」，所以我覺得這是很不滿意我的一回事，我非得努力的和敵人爭奪不可。

講起了真也是可笑，這樣的一個深鑄在我意識上的人，經過了這許多的時間，她的地位，她的年齡，她的籍貫；……就是最緊要的她的名字，如果有人來問我的時候，我知道一定會得到我祇能「瞠目」的回答；嚶嚶的談話那是更不必講了。那末，我應當怎樣呢？向人家去探問嗎？這未免是太失面子的事。——我要當她的面，由她的唇中洩出使我知道。我須預備實行這動作的計劃了！

天晚了，興忽忽的吃完了晚飯，時候不過是六點半，當然

是還太早了些，——不耐煩的等了又等，直至九點，我纔出了寢室，悄悄地走去。天完全的瞑昧黑暗了！小星兒，因這幾天沒月兒來陪伴它們，便都疏疏零零地躲避在雲層裏懶得發光，從濃密的樹的黑影間，射出幾點遠處人家窗中的燈光；鳥兒們也都睡熟了，唯有啄木鳥，用很倦怠的音韻，在發出夢囈似的單調的弱音；一陣兩陣疾駛着的火車的汽笛聲，打碎了大氣的沉寂。我的腳無聲無響的落在地上，徐緩的過去，腦中不止已的把問話思索，怎樣出口？

從校門到她的店，並沒有多遠，走了不至十步，我已看見了店門尚未關閉，很耀目的電燈光直奔放出來，我的奢欲越猛

烈了！

我總算沒得到失望，店中靜悄的並無一同學在內。她也還坐在那裏休憩，直至我走近她身旁時，纔突然的昂起頭來，詫怪的望着我，似乎在說：『噢！你爲什麼這時候還來！』我溫柔的在她的旁側坐下，她立起身來反轉了我面前的小磁盤；我便隨口的說了一聲『玫瑰鮑冰！』呀！她的最引人的狡笑，又在現顯出來了！

冰已安置在我面前，她呢，還沒走開，望着我脈脈的不語，我可不能禁止我的默靜不逃跑了，很溫睦地睜視着她囁嚅而說：

『姑娘！你大約很空罷！我很想同你談談！』

『如果承先生看得起，——不過我是不會得說話的，恐怕要使先生覺得無味！』她絕不像現在一般所謂「解放」的女子那樣羞澀不進。這是第一件我認為洽意的，不論她以後的話有無程度。

「姑娘，這店不知那個開的？」我的意思就是問她在這裏的地位。

『這是爸爸開的，』她坐了下來，在我的右側，不知為什麼？我聽得了她這話，心臟好似減輕了一種重大的負擔。——她並非侍女！

「你父親就是日間那個穿白制服的嗎？他年紀看去還很輕呢？」我隨意的講着；得到的是她的點頭。我想，我須更進一步了！

「不知姑娘叫什麼名字？」我緊望着她的清秀的臉，語調含着懇摯的深味。——我不知她不回答我，而用手指蘸着桌上的水漬是什麼用意？

「荃芳」她把手指在桌上先寫了，然後低聲的讀出，她此時的態度，同前有些不同了，羞慚着。——，寫得不十分好。

此時的我的全個身體，如果精密地剖析起來，一定祇有歡快。因為她說「荃芳」兩個字時：音調的明瞭，正如黃鳥的清

和園轉。

「原來荃芳姑娘也是識字的」我很驚異。但我知道她沒讀過很多的時候，因為在她的字上看出了！

『是的，我是十五歲在高級小學畢業，現在算來已又過了四年了！時候真快！想來也叫人難過！』她這樣的一個回答，在隱約無形中我已得到了她的年歲。十九。——她最後的兩句話，我不竟也為之慘然。大家沉靜了好久；我記起了我的冰，就順便的吸了一下。

「那末，姑娘，你為什麼不再進學校讀書呢？」我問：「太可惜了啊！」我替她嗟嘆！——她聽了我的問語，眼瞥目眶漸

漸的紅濕起來！

『呀！先生，你問得真奇特，像我們這種人家的女孩兒，讀書已有人要說過分的了，那有錢再進中學呢？——除非，像你先生這樣纔配……那有個人不愿意求得高深的學問，實在也是不能如願啊！』如果她在一個人時想到了這樣，我知道一定是哭得慘淒了。現在她因有顧客在前，所以忍住了她的哽咽。

細細地把荃芳的言語味嗜後；我想我真不該啊！白頭的龍鍾老母，把含苦茹辛所積得的錢，供我「名義上」讀書的狂費；弱小的弟弟，還等候我畢業了謀得事後，替他立學，我覺我從

杯中吸起下盞的，是老母弱弟的酸淚。

「荃芳姑娘，不必這樣的煩惱，你現在也並非不好呀！像我這樣，想起了真也使人悵慟！」我竭力的安慰她；痛恨自己的不該。

『我自從脫離了學校注活之後，從未遇見過一個人，把我心中的言語對他談過；現在我遇見了先生。——嘎！我還沒有請教先生的姓名！』她很覺得失禮是一件不應當的事，所以忸怩不安，

「我是姓蘇！叫崇坡！」我也蘸水寫在檯上後，對她講：

『承蘇先生的不棄，所以我也很愿談談，』她連綴着上面說：

『難道蘇先生經過了這許多時候，還沒看出我所做的，究竟是種什麼事？是什麼人所做的事嗎？』她矚矚着左右，聲音很低的講。

『我是知道的——姑娘這般的妍媚可愛，不料你的父母却是如此的可……』

『我也不恨父母的如此待我，祇恨我命運的乖戾不幸，使我這樣的精神上受莫大的苦痛！』她阻截了我的話，連忙說：

『……………』

『……………』

我和荃芳這樣的談了一點鐘左右，我因為校的睡眠鐘將

襲進我的耳管，便和她告辭，她笑着送我出門，我沒走到三步，一縷微風輕浮過來，風中悠邈的隱蘊着『蘇先生，我很歡迎你來和我談談，日間是很嘈雜的，……』的幾句話，惟有最後一句模糊得聽不清楚；但是從上句可以體會出末句的意義。

半個夜間，完全消耗在和她的談話的一個印象上，今天她竟以如此「熱」的態度來對我，我把她本是輕賤目之的思想統拋棄，反而覺得應當視之爲友。——然而我不敢說她的所以這樣是爲「愛」所驅使。我呢？却有些把純潔的「愛」她，來代替「戲玩」她了。呀！神祕！

天天的下午散課後，我的行蹤便不會不在蔣家店荃芳那裏

，——蔣是她的姓。——因為一天的相思到那時如何還可不去補償呢？晚上的九時至十時，便是我同她的談話時間，如此的經過了半月，剛是中秋的那天晚上。——因為我不知她對於我的那種態度，有沒有「愛」味滲和其間，本想在今天要設法探討。那知很巧的她對我忠告，誠摯的忠告說，『蘇先生，雖然我們開這店，是要汲取你們袋中的錢；但是對於你，我却很不希望這樣，所以請你到這裏後，不一定要如此的浪用，還是在功課上用心些好！但是請蘇先生明白！我並不是不願蘇先生來的意思，我是很歡迎你的！』我想如果荃芳不是有愛化作用，如何會對我講這種懇切的話。我的猜想，是沒錯，決不錯的。我

能保證我自己。

我走出了她家後，瞻着碧淨的太空中，漏出一輪皓魄，四圍乳白色的浮雲鑲繡着；銀灰的雲漢，高高的在波舒浪漾。着膚不寒的柔風，吹給了我神志的潔爽，我突然感到今天的月是爲了我和荃芳而圓，不竟輕輕的呼了一句「荃芳，我『愛』所眷戀的人啊！」

荃芳的力，不但能引我向她有種「莫名其妙」的追求，而且還能轉移我的個性，顯豪我的理智。本來父母或師長的話，我不很願意立刻照着去做的，但荃芳中秋對我講的，到明天我已很馴服的去實行了！

荃芳家在中秋後一天起，由凜冽的冰改變至能給予人們以與奮熱狂的効力的咖啡。同學們我覺得頓時的減少他們去的次數了。——其實，事實也是如此。——原因大約在二點上。第一：酷炎的暑氣，已爲時間之神操摒，所以他們也不需要冰的幫助了；並且還有第二這個重大理由：他們本來去，自然是爲了荃芳，現得不到荃芳善睐的明眸的眷顧，他們的興高彩烈也無形地消滅了。——然而我是如何會也陷入那種狀態而被同化呢？——同學們的不常至，靜寞了她家的空氣，尤其是減省了荃芳工作的煩勞；我于是和她談話的機會，也便增加了！

咖啡這東西，使人能在它這一陣陣濃烈醇郁的霧靄的圍繞

中，逃脫生活上或外來壓迫的種種痛苦，所以我便也樂此不倦。何況還有個荃芳在旁呢？——但，要不是荃芳在旁，我一定又會忘了她的忠告，而沉溺不悟了！到底我還須聲明，荃芳不在，我恐怕我也會得感得咖啡是沒接受到我敬佩永銘的全個部分的。

潔白服的侍者，引領到了一間舒暢的房間，看見了潔白輕紗的床帳，圍裹着燦爛輝煌構成一張床的黃銅細柱子；鑲着鏡面的紅木衣櫥；兩張沙發，放在靠近衣櫥的地方；正中放着一隻鋪着白氈毯的小圓台；……以及一切，我不覺佩服E A

旅館設備的完全。——總之全體在表示着都會的富麗的精神。

這樣的房間，有了我和荃芳兩人同在看，本來含有的春味，氣質自然要增濃了。在侍者退出了後，荃芳似乎已很疲憊的坐在沙發中。把帶來的幾張小報在翻玩；白熱的電燈，放出強烈的光明，我被照耀得昏糊興奮，荃芳也在不住的偷瞧我，似乎在我對我問：『現在來是來了，你又將如何？』然而這問。或者也可說是假意的，因為她也未必不知此地是什麼地方！——我去緊挨着她坐下，把頭攔在她的左肩上，她仰起頭來瞻望我，我對她歡喜的笑了一笑，她便把背向後一靠上部的身體完全依在我懷中，頭部安置在我左臂上，又不時的抬起；在她抬起

時，鬆捲的香髮，不住在我面部飄拂；她的兩隻手，都反過來勾着我的肩膀；她鬢髮的馥郁，肉體的芬芳，醺醉得我呼吸益發短促，身體漸漸的虛浮軟化，忍不住低下頭去，在她滑膩的唇上，深深地吻。——她突然又反身過來，把我緊緊的抱住，我的狂情更熾熱起來，不住的在她嘴，頰，鼻，眼，額，髮，這許多上面過而復始，瘋癲也似的吻着，弟弟姐姐的呼聲，來調濟這動作的單純。

我從袋內摸出表來，時間還祇有十點。但是我看見了被，褥，枕，肉，唇，纖嫩的玉手，柔肥溫軟的放在我身上的大腿，妖媚的眼波，……它們都在疾馳出一種不可目見，不能手撫

的魔力，異怪的在驅使我支配我去做一件事，我自己也不能再抗拒這力量了，我的慾火將同火山樣爆發了，抵得對荃芳說：「姐姐夜深了，已是十二點了，我們睡罷！我的喉也乾枯。不能說說出稍微比較更高一些的聲音了！」

『是的，我也覺得困倦已好久了，——你睡在沙發上呢？還是我？』她雖然很是正經的話着，但是到這時候，這地方，我總得認她是假作的，偽裝的；她的內心是和我起同樣的變化。

「今天，姐姐！我希望我和你兩人，能一同愉快地睡在這床上的溫和的被中！——並且天氣雖不十分冷，然而任何一個

人睡在沙發上面，都免不了要被寒涼侵進！」我將假就假，直接不含蓄的向她說。隨後就抽着煙，『……………』她不聲響，還給了我一個含有嬌嗔之昧的一瞥。

我等候着她安寢，她偏是這般不動，所以時間倒有過去了不少，——我那能更忍耐呢？先把摺疊着的被平鋪了，更把兩個枕頭分開而併放在牀的靠牆的一端。——我坐在牀上，凝視着羞澀地站立在梳洗枱前的荃芳的背形；以及在鏡中映出的她的泛着紅雲的面容。

「荃姐，睡罷！時候不早了；你剛剛不是說已經很倦乏了嗎？現在爲何又不想睡了呢？」我的面部湊近了她的。

我全身在燃燒，腦部充血後的昏亂更緊張了，我不顧她的意見，上前去把她的手強拉着但她左右轉側着躲避我的牽曳，我便想把她抱起，去平睡在牀上。

在我的急切的喘氣聲中，智慧，知覺都已飛散；祇有一種力，一種不可捉摸的力在衝動，把弱怯的我，涵湧起來了絕大的勇氣，橫蠻，——好似被人強搶了一件我所最寶貴的東西去我要去追奪回來，我心中的感覺，祇是這樣。

她終於是抗拒不過我的力，被我降伏了，被我緊抱在胸懷裏，她順馴得像一隻小羔羊那麼地；但他的心却跳躍得那樣猛烈，這種跳躍，我是明白的，我是爲着意料之內的驚惶，同時

也是爲着一種高度的喜悅，——這還未曾滿足了我的慾求，除去了他的一切，於裏，電光耀射在她的身上，清晰地什麼都浮映進了我的眼。

呀！她的全個肉體的美妙的肌肉曲線，都已呈展在混身慄戰，心臟特別鼓動得利害的我的面前了。——這時，我反而呆住了！一種恐怖，一種猶豫鎮壓了我，使我不知應該怎樣做才好！道德的觀念，在火樣的慾念中抬起頭來；法律用了嚴肅的面目，也在呼叱我。但裏，「懸崖勒馬」，這已不是我所可能的了！我用手去把俯伏在床上的她的身體扳過來，嚙！當我手指接觸着她肉的時候，麻木地感着溫熱而柔若無骨；更有迷人

的濃厚的肉香。有這樣一個肉彩飛舞的肉體，給我盡力的飽看；更是橫陳在這明亮的電燈光下去飽看，這是多麼幻妙有趣的「一件事啊！多麼美的一件事啊！」

不但是她四股的搖動是美，尤其是羞答答紅着的臉的表情姿勢。她現在祇是仰臥着喘氣，並不來干涉我的行動；因為她的力，都已在我施行着強暴的時候，和我抗拒完了。

終究，我還是一個懦怯的人，我的全身的血液，雖像沸騰着般的在流動；但我的四肢却又冰冷地痙攣起來。我的手指顫慄着，不敢，也不能有什麼作爲。我覺得有些慚愧了，我不應該侵犯和侮辱一個清白的姑娘！——一陣狂放又猛躍起來，雖

似乎有一些淚痕含在她的眼中，但是忘了嚴酷的法律，道德，和理智的我，也顧不得她的難堪的一切了，憑着我所欲的做去——我不懂她爲什麼呢；爲什麼哭呢；可是我又可說，她並不在恨我，也並不在怒我的無理。

「荃姐！你爲什麼這樣？你爲什麼要流淚呢；」我的聲音抖動着：「你是在恨我，你一定是在恨我！」我的良心驅使着我，緊緊地握着荃的手，我真誠地向她說：

「……」她並不同答我，祇微微地搖了一搖頭。

我在衣袋中去掏出一塊手帕來，輕輕地替她拭去淚；然後俯在她的耳邊，低聲下氣地對她說：「

那麼你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我想……』她斜過眼來，瞥視了我一下：『我想，恐怕你是不會永遠地這樣愛我的？……如果你是在欺騙我，那你太……我想你總不致這樣無情的。』

「荃姐你放心！就是在我死了之後，我的靈魂也還是愛你的！……但是我也要問你，你現在什麼都已是屬於我的了，什麼都已是我所有的了，……我還有一個要，你能苟充我嗎？」
「弟弟！既然照你所說的，我的各處都是你有的了；那末，你還要什麼？……還要……如何呢？」她慫着，聲音很不平貼。

「姐姐，我所想要……你一定是知道的！」

「噯！弟弟！你思想的事情，姐姐，怎能知道呢？……寶貝！胆大些講給我聽，姐姐一定答應你的，祇要你說得對，放心吧！」她暗暗中表示着允許。

「姐姐，……」我也突然紅漲了臉，覺得不能向她講下去。我鼓起我全身所有的勇氣，……但終於說不出口，我祇抱着她把她混身狂吻着，「姐姐……」我充血的眼凝視着她回答。

她用手在她的微噴中把我輕輕的打了一下，但是她隨即羞笑，我知道這是她已是允許了我的表示。本來衝動得極烈的我，現在更是狂了。我好似已入了昏迷的狀態。

突然的，出我意外的，帳外面發出了一陣高響的鈴聲，把我陡的一驚，我停住手，細細向帳外看究竟是什麼？

我神志很清楚的看見帳外，電燈已在不知什麼時候滅了，全室黑暗的什麼都辨不出。再用手向牀裏撫摸，呀！荃芳也不見了，我想荃芳一定是逃走的，連忙起身要去追，不意間我的手碰到了一根東西，約略地一摸，喲！那裏是什麼燦爛耀煌的圓細銅柱，不過是方的松木粗製成的牀架，我知道事情是被變化了；但是我如何會在這裏睡呢？我細地在被中翻攔，忽然有一樣硬的東西被手掌壓着，把它拿在手中，立刻知道是電筒，連忙接着使通電的鈕，在一條皓光中，什麼都清晰了！清晰了

，便什麼都解決了！——可恨啊！E.A旅館的大房間，莖芳，以及我所遇到的，見到的，與其他的一切……都被一個同學的機關未扣住的鬧鐘聲衝消驚滅。

我先時的心中的憤恨火焰，和火爐中的融融一般無二。現在我知道我所遇的是一個夢神佔領的境域；所有使我神昏魂亂的一切，都是虛幻玄空的夢國的點綴。我便怒氣也沉息了；很頹唐的祇得把思絲退出了銅牀紗帳，錦被麗枕，回到了冷寂淒寥的被窩中。睡眠偏又不來勾引我了；電燈光照着的鬧鐘上，還未至四時，漫漫的半夜，我將如何過去！

思途平坦了！思潮穩靜了！——我真不該啊！潔白無瑕的

芬芳，被我在渺茫的無形中侮辱，我真該對她去懺悔，求恕。但她或者要因此怒我的卑賤而不愛我。——噫！我只能在暗地裏更增雄厚我愛她的熱烈；這事的情形我無論何時不要去追憶；這樣，大約就可減除我的罪咎。想到這裏，朦朧的晨曦也在窗外想爬進室來把黑暗驅逐了！

一清早起來，日曆放在案頭上，漸漸瘦薄到九月二十五日也呈現在表面使我看到了；正是過了中秋大約是一星期。

雖是中秋初過，我已忘了我在什麼的一月裏生活着。盥洗後，偶而憑依在臨園的窗上唏噓我過去的狂浪，讚美我現在的

美滿，思慮我未來的渺茫。——我想我如或不失去過潤滋溫我枯凋的生存的荃芳，我的未來，是不會沉淪到如何的；然而我自己也得留神于我的一切……『荃芳不過是一個糖果店主的女兒呀！她現在正是一個被用來代替作「青年墮落與風教淫靡的媒介物」的女侍啊！』……隱約間，似乎有這樣的兩句話吹進我的靈魂。喲！所謂「墮落」，我是否就是因荃芳而到這地位的一個呢？荃芳這樣的一個女子，我能不能去愛她呢？我仄狹的腦部，作了理智與情感的爭戰地了！——雜質稀淡，熱分疏薄的晨間的空氣，並不因我是可憐的懦怯者而清醒我。——是的，我祇可憑着我的直覺，離絕了任何；不論是社會的悄識；

或是；呀！我的母親是如何呢？……也只得忍耐的去忘掉她模糊的淚眼。本來就是她的印象，我又何常不能把它在記憶中毀混，但這到底是件不可能的事啊！在我是不能成爲事實的事啊！矛盾終於是矛盾了！——但總之，我須竭力的去愛她了！

我決定了我的腦中的爭戰，神志也明斷了！桂樹黃色的花朵的茂盛程度，和它濃烈的香味，同樣的強猛，分別攻進我的視嗅兩管，腦中便分泌流露出了折取欲望。

花是在我的手中了，可以任我的玩弄了；玩弄花，並不是件不應當的事吧？哟！我錯誤了！我如果隨意的去摧殘它，它的萎零，一定發現得很快的；我不如把它供插瓶中，日夕的相

對，可以比較長久的怡悅我，也可以徐緩它的枯敝。等到它是無顏少香了，我再可以把它拋棄。但是，我這裏一時也找不到安放它的東西。噫！我去贈送給荃芳吧？

恩恩的走，在校呢，不會興起同學的疑雲；但是在校門的外面的路上，仍照着我原有的態度，速率，移動我的腳，向着那邊去，他們的由惑霧而化成的言語，一句句的向我身上擊擲。但是我是仍注專在我的腳的動作上，不去睬理他們。雖是這樣一個小小的舉動，但是對於「愛」的原理却大大的實行了一下，就是對於荃芳，我也可在這點上稍微的表示出了我愛她的毅力。因為愛是不顧一切的；不論什麼災劫，都不能阻止愛的進

行。

我是慣的了，因為祇——我走到離她家五步時，我的眼睛中，就會有一個絕美的女郎站着在迎我。見了這女郎——荃芳——我便膽壯的過去；本來這也並無所謂膽壯和膽怯，所以我的意思，「膽壯」，就是「我的心身有了着落」的代稱。今天我未曾見她的情形在走到原距離時。所以我倒實行「膽怯」的正面意義了；膽怯她的不見，在我還未想出是什麼道理。然而我仍未停止，不過步履慢了些，因為我又把「愛是一種勇敢，不退讓的東西；愛是一種不能毀滅，不能剝蝕的東西」幾點盤桓在我的知覺上了。

走了進去，我還正在觀望坐着的寥若晨星的食客，我就聽見了『噢！蘇先生，今天來得爲什麼這般早』的沙滯的一句聲音竄入了我的耳朵。『噢！是的……』我望了一望講的人接續下去，『蔣老板，生意好？』我順便的坐了下去，花枝放在桌上。『好香的花！——阿荃弄咖啡來，蘇先生！』蘇先生三字特別的叫得高。『早來了！』聲音很近，而且一聽便知是荃芳在講，因爲音調如帶着露珠的玫瑰花，不，玫瑰色太濃了，還是紫羅蘭來的確切。——我向上瞻望，荃芳已含笑的站在我旁邊了。一杯熱氣迷漫的咖啡在她的手中漸漸下垂。我看見了她，我爲了昨夜的一夢，我心中十分的慚愧，十分的難堪。

蔣老板是一個四十左右不討人厭的人，身上時常穿得很潔淨，是一個很合式的侍者，名字叫長發。這樣的父親，誰會料到他有荃芳那樣的女兒。因為長發的外表是和藹，但是內心的險詐，行為的卑陋，正同他外表的溫和程度相同。這是祇要把他的「以女兒來做招攬顧客的幌子；非但祇須傀儡似的，甚而要有動作」這樣的一點看，也足以顯出這老頭子的鄙劣了。

現在他又一溜的走了進去，讓荃芳一個人伴着我。

「荃姑娘，你怎麼在你父親未叫你之時，你已知道我來了！」
我的態度，並不像是在用來對待一個這樣的地位的人的。

「我先是料不到你在此時就會來的，後來聽見父親的叫你，

我自然是知道了！」她回答。「並且你坐下時，我也看見你了！」

自從她的第一句話襲進了我耳管後，我適在的疑惑，不見她在門口迎迓我的疑惑，完全煙消雲散了。這是我應當要請她原宥我在暗暗中有了不信任她的錯誤！因為這是我自己的失察；我去的老時間是下午的三點半，和晚上的八點半，今天特別的打破了舊例，荃芳如何能預算到呢。——但是我未實行我的「乞恕」。

『蘇先生今天這樣突然的早，大約有什麼事吧？』她望着檯上放着的黃色的花。我很佩服她的機巧慧智。

「是的荃芳，……我是有些事……」拿起花在手中心。
這是一枝微賤的花，雖是物質上是微而賤；但……我曾向它
流注過「愛」，因為，我不認為它是微賤。……姑娘！我想，
我要，……把這枝物質上雖微賤而實際上高貴的花贈送給一
個人；你替我想，那個人會得接受嗎？」我這話，和贈花的
本意，都蘊蓄着花是代表她，我現在深誠的對她講，就是暗
中說：「荃芳我愛你，我不因你是這樣人家的一個人而不愛
你」。

我所得到的她的回答，很能使我滿意。她說：『蘇先生，如
果那個人的心中，是有你這樣一個人的，他一定會得接受的

。」她說的時候，臉紅得使她的頭也下垂聲調也低沉，似乎已經攔護我的意思。我自然，在勝利後是應當進攻的。

「那末，……姑娘，……我就想把這花來……送給你？……你如何？……」我恐怕我的預料錯了，要見到她的怒容更加了一句：「不知荃芳……你能否接受？……」？我想說的一句：「不知你心中是否有一個我的印象存在？」的話，也隱着在末一句中遞送了過去。——我惶急地靜候她回答。

「……」她不聲不動了好久，好久，差不要使我心焦了；向她看去時，似乎是在思索一件事的樣子。直至我吃完了咖啡後，又隔了一刻。在我倆談講時，旁的人都已去了，所以在這

時很寂寂。她慢慢地把花執在手中；薔薇般臉上的一雙水痕潏潏的美目，——並非將要哭的先示，它是凝波。——不息地向我窺瞧，我也不敢正視她而睥睨。她的窺瞧，我的睥睨，都是藏有忱悃。

她把花小心地拿了進去，復恩恩地回了出來。我想，她一定會得有能力從她紅妍的唇皮的開合中，有幾聲嬌娜的音調，波動進我的心靈深處。——但我是未能照我所預定的得到。就是這樣我已覺得很足夠了，我的魂魄，我的從心內所分泌出來真誠的愛所寄托的花，她是收受去了，我可以安靜了。

「荃芳我去了，下午再來吧！再見。」我立起身來，把手伸

出去，想去接觸她的纖手，但在一刻間，我的勇氣又消失了。
『……』她無聲的站着。

『我願你把那枝花好好地培養着，不要讓一切的東西來蹂躪它，等它自己自然的凋萎。——如果你歡喜將清水來滋潤它，它的形式雖凋萎，而它的真實的精神，靈魂，是永遠地不會凋萎的。』
『莖芳除非你是不欣快它的存在。我的意思懂嗎？
莖芳！』

她脈脈的向我睜着，同時送我出門，我因為未得她確切的表示，所以更向她說了。那時我已同她并立在門外。

『莖芳你愛護着那花罷！』我忍不住了，敏捷地，熱烈地，緊

握着她的右手，我乞憐的向她望着。

她微微點頭，不敢向我正視。「愛」，化成了電流般，從心靈深處，轉入我澎湃的血液，奮勇竄出了表皮，渡到她的手上，襲進了她皮膚細胞組織的間隙中，攻入血管，突流進她的心窩裏；又照着原道往返至我的心臟中，不過回來時是溶合着她的「愛素」了。如此的來往，來往……啣！這樣的一個宏偉的循環啊！但時間是祇過了一剎那，便完了這工作，這一剎那啊！我願永浸在這一剎那中！

我的炎沸的手？連接在她的炎沸的手上，彼此都不覺得有這炎沸存在，一半也是因了兩人心的劇躍而漠然啊！

我覺得我的臉在烘烘的紅着；但這並非是羞慚，完全是爲了混身血的熱度增了而然的；她的臉也紅着，我知道她的紅是可分有兩種原料，一種羞愧，另外的一種和我是相同。

我見她把嘴尖起了望左方一扭，我便也隨着向左方望去，祇見一個人俯視着路上走來，我明白了荃芳的意思；很快放下了我倆實不願鬆懈而無可奈何的兩手；我做着絕不眷顧任何的向校門走去。——我到了校門，回頭見荃芳仍還站着未動，我連忙高高舉起了手一揮，她纔似乎很忸怩地快快進去；我也望着她那裏惘然惆悵了好一會。

校中已上課多時了，但我剛剛經過了這樣一個情狀，那能

安心地去聽教師講授。與其徒有上課之名，還不如澈底不去，倒比較有價值些。所以我一個人去睡在牀上，寥恣的空氣，很可供給我一個遐想的機會。我心中雖感着無上的快活，然而並沒使我狂跟；因為我有送花給荃芳的這個思想時，我早忖度，荃芳是能夠接受的。

下午的散課了，荃芳聽到了鐘聲，大約又在門口候我了，我應該是要使她望見所望的人在來臨了；並且從今天起，我更須要常去。

我不遲疑的往外走，到荃芳家去吃咖啡。——此時是我的「祇」是吃咖啡時間，因為有旁人。晚上纔能談話！——到了校

門外，我照例須先站着向蔣家店望，看見了荃芳纔走過去的，所以我仍是這樣，荃芳的確已先在了，我奇怪！我驚異她爲何看見了我便返身而走……我的腦部正在這恐懼的狀態中徘徊的時候，忽然覺得我的袖子有人在把它牽曳，我突然把遞纔的疑懼丟了而俯瞰，使我視神經所受到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手中拿着一張紙在遞給我，還在說：『蘇先生，拿去。』我茫然的去接着，展啓了來，信首是蘇，結尾是荃芳，我方猝然了悟，這孩子並沒弄錯，他是受荃芳所差遣的，我不覺向蔣家店看，見荃芳又在向着我望了，我更證實了我的猜想，連忙對那孩子說了一聲謝謝你，要緊的回到校內。——但我知道有許

多的同學已看見了我和那孩子的情形，所以有幾個討厭的來問我這事的底因，我含糊的回答了，他們都冷笑着走去；他們，我知道對於我和荃芳的事或者有些看出了，尤其是綽號京胡的林冀俊，因為我和他近來突然的疏遠了。——然而我什麼都不管，爲了「愛」，是什麼都可犧牲的，什麼都不顧戀的。

到了無人常至的校園內，在幾株濃葉的樹幹間攢了進去，我也不去辨別這是什麼樹，有沒有齷的東西，或毒的虫類，會得污垢和傷害我，急急的望一塊碩大的青石坐下，這實在因爲是這「信」的力，把我吸引得太劇烈的緣故。信已展開在我眼前了。——哟！這是荃芳給我的含有興奮劑的一封信啊！

蘇先生：我現在仔細地一想，我是做錯了。我恨剛剛我爲什麼要接受那枝花，我是不應當接受的。因爲你那枝花的價值是這般的重，像我這樣低微的人，那有資格去接受。

不過，我既然收下了，自然不應當再還你，所以我想在三天內放靜我的心去想一想，想個好的辦法出來，請你在這三天內，也不必到我這裏來！因爲我見了你，我心中便不能平靜的去計劃。請你要體諒我的苦衷，我並非是不歡迎你來！

這信是我在房中偷着寫的，恐有人來看見，所以我不寫

了，請你原諒我寫得如此的潦草！祝你

平安！

承你看得起的荃芳上

遠遠地，遠遠地有一幅碩大的幔，上面是瀰漫着死灰色，正中鑄着許多字；這許多字却和荃芳給我的信的第一段完全相同。我驚呆的瞪着布。近，近，近了，漸漸的近了，已在和我面部接觸了！陡的這幔向我頭上包裹，我不覺鳴的一聲，突然出發了我的哭。同時我覺得這幔，是一種虛空玄幻，不能捉摸的苦，痛，哀，悲，做經緯來組織成的。我無知覺的儘是哭泣着。

我滿滿孕蓄了淚水的紅腫的眼睛，又看見了在這遮蔽我理智的沉沉灰色中，又生出了一段絲黃光在搖曳；那光從一縷進到一條，從一條進到一匹，一股，焱焰也更暉矇了；在這光中也映出了幾個與荃芳給我的信的第二段絕對相同的字。——或者，我想，這光就是希望之光。我收了我的酸淚，意識也回復了。

正在思想我命運的乖戾，真如一隻暴雨狂風中的蚊蝶，沒處能作它暫時的逗留地。——還有一件我不明白的，就是荃芳所講的話，一個小學畢業生，決不會是這樣有價值，有意義；質直的一句，她的話，是有些程度，學問，見識的人說的；然

而信爲什麼會這般的平淡？這是我不能思索出的了。——最後的一句話，我是愛她，旁的一切都不知，祇知是愛她，不論她是拒絕我，是叱罵我，是驅逐我，是訕譏我，我還是不斷的把我的「愛」向她輸運。

一聲歸鳥的悲啼，驚破了我思潮的靜寂，勞動了一天，賺得一個全夜休息的太陽，喜悅得滿面的都紅了；人世究竟是可愛的，所以太陽也才予的在枝梢葉頂，不捨得迅速的回去，然而夜之神，又怎肯放棄這珍貴的宇宙呢？所以也不願再讓太陽的殘餘的弱光，復向人間炫耀，把夜的沙礫，播散到大地上，太陽也祇有退避了。不論是樹是土阜，都漸漸暗化成黑越越的

幽影。我知道是夜晚了，不得不站起走回。沿着一條溪邊的小徑走時，拍的一聲，一條魚兒在水面轉側，激出了這聲響，由空氣中波漾進了我的耳朵，我一驚，便加快了步子，回頭看水面的浪紋，正柔軟地掀動，纔明白了這使我微驚的聲響的由來。

• 心也和波紋同時止住了震躍！

晚上我常然是不去見荃芳的了，爲的是遵守她的命令，爲的是不忍使她因見了我而難堪。半天的不見她，我便要覺得心腔太寬闊，使弱小的心的，藏在裏面，要感到太空虛的苦痛；何況是三天呢？所以我恐慌在三天內，我能不能生活着。

一天，二天，三天，我每天總與把過去的時間計算到不知幾次；現在總算三天是過去了，我在三天中，似一個三四歲的小孩，死亡了慈母，頻頻地號哭着媽媽抱我；又像迷途的羔羊，奔走荒郊，聲嘶力竭的哀鳴着，使牧童來引領。——已過的悲傷，我不去追憶，我祇喜歡三天是過去了。我的歡喜，是歡喜能夠看見荃芳，單獨這一件事；至於想到她在三天內想出了怎樣去處置我的愛她，「我自然還是要將我全部的身體的大半，浸浴悵悵之中，因為我一生的幸福與慘淪，是繫維在她這三天內的想出的方法上。

人的遇到不幸，真如遇到狼的襲來，不幸的危害固然是和

狼所作的一樣；然而也是像狼的攻敵時一定是一羣而至。我在三天中已是如此的苦楚了，然而還要使我在達到蔣家店的時候，從她母親的口中，聽得荃芳到W城姨母家裏去的一個消息！善疑的我，又把我的思徑通達到一荃芳在三天內想得了不願愛我，而惜此事一走來避見我的一個境地，然而我還想，這恐怕是她父母的主意；因為她父母的命她來接近我，無非是利用她來引我的錢；到現在他倆得悉我和荃芳兩人的親嬭，內心中已把「顧客」女侍兩個名稱撤去，而且發真實的，純潔的，神聖的，高尚的，熱烈的愛，這樣是於他們不利的，所以用了這方法來離間我倆的感情，疏淡我倆的愛。——大約是後者

來得確切；荃芳倒底也是一個有情的女子啊！她的所以會寫那樣言語的信我，也是怯弱的人處於壓迫力雄厚的環境中的應有事。——我在蔣家店時，如果有人來看見而到外面去驚惶的高呼，說荃芳的父母，都已死在地上，四圍用鮮紅的熱血纏着的話；那末，他倆確實的，一定無疑地被我用手槍或利刀來弄死的。我可以瘋狂地高呼勝利，用充血的眼球，紅得可怕地向衆人怒視，像脫了樊籠的雄心未馴的野獸般，橫暴蠻凶地無目的地飛奔，照我悲悍的情感的意志，我是應當要這樣戾獷披猖的去做；但是現實世界中的我，不過祇悻悻而悻悻地飲完咖啡後，惆悵惘惘了一會才獨自回去。

不幸如狼，我想信這話是確切不移的了。我尚未逃出「不見荃芳」的苦悶，又走進了「滿城風雨輕重陽」的遭逢。

凜風愁雨把我憂悶的心腔裏的哀悲之苗，灌溉得更茂盛了！——時間在人們歡喜的時候，它非但不肯懈怠它的工作，並且努力地快速。像我現在這樣被苦痛所征服的時候，它又緩緩地一秒一秒的堆積着，但是我的心的鼓震如何也能和它一樣地不忙不慌的靜靜地。——荃芳的歸期，還在恍惚不知中。命運啊！

在心靈陷在像「一葉孤單的輕舟，漂流於濤洶浪湧的茫茫

無際的大海中」的情形內，不知如何我竟想起了荃芳的一封信。我知道，這並不是我的記憶強而敏，因在這樣的狀態中，「記憶」是會得失去它效力它的本能的；所以我又得感謝讚美，我的主宰，的確未曾過分的酷待我，使我常被囚在不幸之中。

我看見荃芳的那封信，在一出了我的衣，即刻就把它狂吻，不管它是那裏，祇要有字，祇要有她的字寫在的地方，總得有我的吻印。後來纔是仔細地一個一個字吻去。如此的過去了又是幾天，她的署名處，簡直是沒有乾過；在它前次的濕，尚未退避的時候，我的唇上的水痕，又已加上去了，因為我非每天，或者每半天，每一點，一刻，一分，一秒，之內將它吻

一次，祇要我一覺得煩悶或歡喜的時候，它是就會在我嘴邊了！

我和荃芳的事，校內的同學，祇要是也想染指荃芳的，十有二三是一目瞭然的了！他們便輕易把使我增加難堪的種種話向我灌注；一方面我是恨他們；一方面我却是可憐可笑他們，因為他們不知勇敢地和我來爭奪，而用這種無聊的，消極的，鬼蜮的方法來對付我。雖是這樣啊！但已能使在無論行，坐，臥，食，或者讀書……總之在我有一切動作，思想一切的時候，覺得在我周旁的是許多棘刺，而須要我云防備，須要我恐怖不安。——唉！荃芳爲何快不來安慰我啊！但當我見了她時，她肯

不肯來安慰我，還是一個問題！

委身於籬畔的黃菊，真是我的象徵。此時本是它顯現它的娉婷妍媚之期，然而風雨的無情殘酷，偏要蹂躪它，使它差不多要葉凋花萎，短促蹂的生命。菊花！了解你的能有幾人啊！哭，沒用！悲，消極！你應當勉力地奮勇地去從不幸中去尋找出一條通達至幸福之園的道路。不可頹喪，頹喪有誰來表同情於你呢？

我現在知道真不該常把「天不知人」的一句話，把自己失意來遷怒於天。你祇要看，像今天這樣的一個佳節，它也曉得命

溫煦的太陽探出雲來向人間微笑，嬌碧的天邊，片片稀淡的白雲輕浮，確像波浪止息的明媚的海上，蕩漾着幾張白帆；其實，我是未曾留心，天氣是昨天就停止了雨點的垂墜的。

今天這種天氣的美妙，是應當擁現出一個人人喜悅的令節；這樣一個良辰美節，也必需要這種慈和的天氣裝飾，點綴。

久經拘緊在一個沉悶的天氣，惱喪的遭逢，諛言譏語的環境，三種聯合結成的樊籠中的我，現在籠上的一邊已破損，並且外面遠遠地，還有一處精美的地方，我如何可不振動我的羽翼沖飛出去，到美麗的林中去尋求快樂。

走出校門，望到蔣家店的門口，隱隱地看見一個穿着墨綠

色衣的女人背形一閃地過去，我便立刻決定這是荃芳，是我渴望好久而未見的荃芳在行走，荃芳她是我的靈魂的一部分，質直的說，她是我生命的維持者，我是不能再遲疑躊躇地不去看見她了，這樣的企求，給了我步伐的速率，心藏喜悅的狂躍。

在荃芳看見我後，立刻照從前一樣的給了我一個微笑後臉上就呈出羞紅，我想一個人對於他不喜歡的人，惱恨的人，一定不肯把微笑來給予的，由這條理論上，我可以得一個平安的預告，荃芳三天所想的辦法，我雖還沒知曉，但我明白我是很可以抱樂觀了！我的生存路上理想中定要有的崎嶇，現在我走去時，可以不遇到囒囒。此時我倒也不希望荃芳一定要來講

明給我聽，我就很滿意地回校，一些都不擔憂的走着。

今天恰好是星期日，今天的第一次逢到荃芳是在上午；下午全校的同學祇有十之一二沒出去盡興的玩。我呢，因為遊玩本來是爲了快樂，爲了舒服鬱結的胸懷，我既然有了荃芳，又何必再徒勞呢！但是幸福決不會在我安靜地坐着等候時，來墮落到我懷中的；是須要我去尋求的。

我又在校門外了；清寂寂絕無一個人形的當中，突然有人發現，自然是很容易使我的視神經覺得的。我不注意的向這人一望，是一個手中拿着紙條兒在玩的孩子，我仍專心在路上走；但是這孩子見了我，却急急地走向我面前來，舉着紙條授給

我，這樣的一幕，我好似在什麼時候遇到或看見過的；在我的記憶中，我細細地去分析，是了！這孩子，便是替荃芳遞送信我的，我的腦命我急急地接過信來，在署名處的確仍是荃芳兩個筆跡弱軟的字，不過在荃芳兩字的上面揀了「你愛的」三字。夠了，很足夠了！祇此三字已通知我信的內容是貯藏的什麼。這三字增加了我的歡欣，宣告了我的有幸，證實了我的「愛」是有了接受者了！

這孩子的確是我和荃芳愛情的有功的幫助者；他身上衣服的破敗污穢，在表示出完全一個鄉村孩子；但是我很愿意同他談話，一半也是爲「私心」所激動：並且看信的心也不十分的急

，因為信中寫的一定是能使我滿意的話，再加一張仄狹的字條，上所能容納的話，當然不會多的。——笑顏佈上了我的臉上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有幾歲了呢？」

「我嗎？我叫泉興，……今年十一歲了。」他一些都沒有鄉下孩子普通的驚異態度，使我知道他是個不怕陌生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荃芳姐姐，你認識她的吧？我家就在她們隔壁的那一家。」

「這張紙是那個叫你來給我的？」

「噢！你還不知道嗎？是荃芳姐姐呀！我前次不是已經給過

你一張了嗎？——她還給我五個銅元呢！」他到此時纔有些奇怪而快活地說，我知道他是受騙了。

「……………」

「……………」

在不多幾句言語中，我已知道他是一個張姓洗衣婦的孤兒。他和荃芳的兩家是很親近的。照他的言語，我知道他雖不是如何地聰明，但却也很伶俐的。我想他的「伶俐」，於我和荃芳，不致有什麼妨礙吧？然而我又想，荃芳也是細心的人，她既信托他，自然她已知這孩子是不會誤事。我又鄭重地向他說：

「泉興，你不可以把荃芳姐姐給紙我的事情，去告訴人家聽

！

『知道了！荃芳姐也對我說不要講給別人聽！如果講了，人家要來打我罵我的。』——我真佩服荃芳的用心之細！

『我要去了，恐怕母親又要找我了。』

『好的，你去吧！』我拿出了五個銅元：「這五個銅元，是我給你的，你拿去罷；你如果不對人家說，我還要多給你幾個！——」

他先是遲疑了一會，後來纔點了點頭，拿了銅元與恩恩的走去；還不時回頭來望我。我覺得一個「情愛幫助者」的價值，也可說是所得的酬報，未免太輕微些了！在我拋棄了這思想後

，立刻便看紙條上的字，此時心中倒反有些忐忑了。

崇坡先生：三天內，我已把我們現在將來的一切辦法想好；但是沒有機會告訴你，真可恨！

現在我想請你在四點至五點內，在東北那個四面圍着大樹的墳上等我，我要詳細地告訴你聽，你贊成在那大墳上和我說話嗎？

有話等等再談罷！恩恩的祝你

快樂！

你愛的荃芳上 即日

附：請你放心！我的辦法，你聽見了一定很歡喜的！

在手表上剛交四點時，墳地的潮濕未去的黃土，已被我踐踏得印上了無數零亂的足跡。足跡的零亂，並不是一定表示我的惶急，我的確是胆壯着才予徘徊。就是我這樣而以致疲乏，不多時荃芳的言語，也會得來安慰與奮我的。

樹葉的青綠，懼怖了秋的殘忍，胆怯地藏匿；倔強的黃褐，賭氣的跳上了葉面，來瞻仰秋的蕭瑟，現在正是它們的交替期。遠處的叢樹，望去好似編列成一帶隔絕天地的矮矮的曲折蜿蜒的長籬；靠近籬邊佈着含有青意的白色的小山，好似一個飄逸者在微笑；從蒼黑的稻葉之浪，順着把視綫移過去，可以望見幾間衰黃的茅草蓋着的四圍繞以土牆的農家。雖這樣，我

在這墳上可把外面的一切很清楚地看見；如果這觀察點移到了外面，那末墳上的種種，在外面也是很瞭然的。——但是倘使我把我置放在墳的內隅，四圍的大樹便能把內外的視線阻絕。

「呀！——四點一刻了！荃芳不會失約吧？」在我這話的尾聲還未傳佈到墳外的時候，驟然有一條尖脆的聲調，很可以把我的穩定的思想平靜的心靈，駭起波浪，味辨那語是：

「不會失約的，在你背後已一刻鐘了！看着你發癡。」

「荃芳從那裏來的，鬼鬼祟祟地捉弄人！」我假意譴責荃芳。

「不怪自己的不留心，反怨恨人家；你這人也可見一般了！」她面上籠蓋着怒色，我可辨不出，是否是「真實」在使她這樣

「呀！荃芳，你別誤會，我是無意中如此嬉耍！你不見我說時是現着笑容嗎？……」我心頭躊躇的去申辯，哀求得她的恕宥。

『你是偽作，但誰又一定不是假裝。』她笑了，我笑了，颼颼被晚風吹動的枝葉，也似乎在笑。她的似玉，而有玉所無有溫嫩的手在我掌中，也好像在笑。

「荃芳，你現在可以講給我聽了！你想，我得了你第一封信，等得如何難受了。」本來的心定，現在改了不能稍待。

『講什麼呢？我實在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因為我沒有什麼

好譯啊！我知道她又在那兒僞着騙我。

「荃芳，你不要再有意和我爲難了！你應當明白而體諒我爲你受了多少的痛苦！」我想用這樣悲懇的話來阻止她的裝作

『你是爲了我而受許多苦痛，但是我是爲了你而得到不少快樂罷？——熱鬧有趣的姨母家裏不玩，而偏要回到冰窖般，地獄樣的家裏來，我也不知爲了什麼？我現在也想我是太不值得了！』照她這幾句的語氣看來，她的確爲「怨」，「怒」，所侵入了！

我恨我的魯莽，祇顧了自己，忘記了她。她的向我的話，

我應默默的受責，我實在是愧對她，我祇受良心的貶罰哽咽戰慄的說：

「荃芳……我錯了，……恕我的罪吧！」

「並非我有意的恨你，得不到人家的同情，是多麼可惱的一件事；何況是你也不知我的苦衷！」她的怒雲怨霧漸消散。

「荃姊，我是一個無知的小孩，我是個蠢愚的十八歲的小孩，你須要把我當作你自己的弱弟來看待，來教訓；我預料我這要求是會得到你的同意的，「我懺悔我的適纔的不是。」

「真臉厚！一派的孩子氣！」她笑靨明白的宣露了！我看了，正如赤地將裂的苦旱中的農夫，望見了濃厚的雲霧密佈。

『弟弟，』這兩字已很足以使我歡躍了！以下的，呀！我忍不住不欣喜！『你的深情，我自料我並不是一個無情的人，所以我很領會得好久了！——我知道你爲了這個不足人齒的我，同學都在忿怒你，譴謫你，但是你仍是祇管着愛我；崇坡，我也應當要衝破父母的權威來使你所放的愛有了相當的酬報。在家裏我差不多不是人了，但是我只要一見了你的一個影子，我便立刻覺得我還沒有把做人的資格完全失去；所以我可以說，以後我這個「人」的名字，是你所賞給我的！弟弟！——呀！我忘了，我叫你弟弟，不是太自大了嗎？……』

她中止她愛濃情密的娓娓的聲調。

「姊姊，別客氣吧！我的確是你的弟弟，什麼都及不來你！——

講下去吧！」我如果在這時遇到一個魔鬼來吮吸我的血的話，我可證實那面目猙獰的惡魔，不會受到我的抗拒。

「弟弟！你是幫助我做人的；你如果離開了我，我會變成甚麼？你一定可以想出來的；那末，弟弟！你愿不愿離開我，我固然不能強迫你，但是，我也不知你是想怎樣？——不過，我還要請你明白，我不是說要你的「人」，就是要你的「身體」不離開我，是………」

「知道的，荃姊，我祇要我能夠呼吸一天，我總是愛你一天；我祇要我的心能爲我自己去管理一天，我總是愛你一天。

我的幸福，不，我的全部的生命，是要請你去維持的，所以也可以自私一點的說，我的愛你，是爲了我的幸福，爲了我的生命纔愛你；祇要我願意我有幸福；我祇要不希望把我的生捨棄，我總愛你，竭我所能的愛你。——姊姊，請你也要明白，末後的幾句並非就是我「愛」你的「本意」，「我不過拿它作譬的！」

「弟弟，何必這樣，我並不是不知你心的人；所以，我也可以把你說的幾句話，借來返回遞交給你，」

「姊姊，你是愛我的，……我有一個要求……不知你要不要恨我？……我喜笑着對她講，她的手還在我握中。」

『什麼呢？弟弟，你還要有什麼不滿足嗎？……我的心，……也在……無形中……給了你……了！』她不連續的講；她是有些奇怪我的話。

「你不久就會知道了！」我略略的頓了一頓，「呀！荃姊，你快些看，我嘴邊的是什麼，咬得我怪痛的！」我緊蹙着眉表示十分的痛；手指指着嘴邊。——說的聲浪是很迫切。

她抬了頭，湊近我的嘴來看，我出其不意的一隻左手抱了她的頭頸深深地和她一吻。她雖要脫避，但總沒逃出我力氣的範圍。——吻啊！一個長而沸熱的吻！我鬆了我的手；她把右手在我肩上一推，隨即還擲給了我一個白眼。——這就是

所謂「嬌嗔」罷？她先前還拒絕，後來便很馴服，由這點上，可知她於這事，或者在此時也需要的了！

「荃姊，親愛的，我的要求，就是這個啊！——你現在不是知道了嗎？」我得意地，勝利地笑着，她臉上湧起了兩朵粉紅。

她的面部，身體，以及餘外的一切，樹，茅屋，遠山，……的輪廓，漸漸地由模糊中消滅了清晰。憔悴的陽光，矮矮的從疏零微黃的葉隙中，直射進映在我倆臉上，也似微笑着在窺探兩個情侶的一幕喜劇。我倆便也分道，向着「歸」的目的地得意快樂地回去！

天黑得可怖！除了祇有從窗中尚放出一些光的幾家僅有的說話聲外，很少使你有音屑聽見；在野外那是更不消說起，什麼都留心地靜着，不敢流放出一些聲息。半殘的月，喲！已是半殘了，狂走亂奔的黝黯的雲猶還使它美麗的頭額不能向這曠野發有清淡之光。雖是這樣說，然而我能在這時把我四周的東西得到一個微乎其微的約略印象；也未始非月的賜與。——光明與黑暗！

我身的後左方橫映在地上的模糊的影子，在它旁邊還有一個和它同樣的在伴着它。如果今天的月光再能增強一些的話，

那末，我們就可很切實的認出那我的影子的侶伴是一個應爲女性所有的。的確，這影子的主人正是我的愛人荃芳啊！

「荃姊，這是我害了你了，荃姊，如果我不來特外的注意你，你自然不會知道這廣漠宇宙中，還有這樣的一個、我進一步說，我不來愛你，你的待發的「情」，至今還是很安靜地埋在你心腔中；你的情愛之絲不嫋嫋飛向一個男子去繫縈，你就可以仍是像從前般能得你雙親的歡喜，不至要這樣的酷待你。——唉！荃姊，我真對不起你，我十二分的愧對你，你如果能因我的懺悔而原諒我萬一，那是姊姊，我自己不知將如何的感激！」這話，完全是誠摯。

「弟弟，你這些話我不敢承認一定是對的，我的父母待我的究竟，難道你現在還沒知內幕嗎？」——弟弟，我並非恨你，如果你那些話，是爲了想離棄我而說的，算是有些價值，但是也不能欺騙蒙蔽過我的；否則，我們儘可以反抗一切的惡勢力……我早就講過，我的有沒有「人」的真實，是在你的愛我，這話你也曾允許過我的；現在你又說，你不愛我了，我便可以得家庭中的樂趣，我實在不知你說這話的時候，是何心理，是何目的！」

「荃姊，親愛的！如果一個人把胸膛割開後，仍不會失去生命的話，那末我一定要用利銳的刀，將剖破我的心腔，把裏

面的心，赤裸裸地獻在你面前：請你鑑察。我陪着，垂淚。兩人卻暫時的靜默着，剛交上十月的晚上的寒風，含着幽怨之味，不息地向我倆吹撲。今天這一幕的啓展，我雖是早就料得是定要表演出來的，我却想不到會來的如是地倉猝，如是地急速。

今天荃芳的父親在我達到他店內的時候，他突然向我說：『蘇先生：你是一個在中學裏讀書的先生，如何也幹得這種事來！我家荃芳，雖然是生養在我們低微的人家，却不是下賤人！』

當我聽到了他這那樣的言語，見到了他那種現着忿怒的卑

視的面目後，我的傷感使我全體都痊癒，我在最後，乃覺得悲憤極了，想要使在我面前的他，受到我因激怒而發的譏罵；但是那種言語至今還是藏伏在我喉頭。當我在那種狀態中在他家退身出來的時候，我實在連我自己不知我的情感，我的態度，……我的一切，要怎樣的去描寫。——我回到了校內，在寫那張約荃芳到這裏來的字條時，墨的潮潤，捨了水分外，我的淚水恐怕也有不少溶和在裏面的；總之，紙上的字跡，時時能見到有化淡而不清的水痕，那無疑是我的淚點的歸宿。……在授信給泉興——我和荃芳的信的傳遞者——叮囑他要留心地祕密去交給荃芳時，恐慌又在我心頭跳躍；因為我恐怕荃芳的父親

要增加他卑劣的怒氣。這並非爲了我而駭怖，完全是担心 荃芳要被責。

現在我在哭泣着的荃芳口中，知道她的受責已經過了好幾個次數了；她父母對我的憎厭，也屢次在荃芳面前明白的表示，今天纔正式對我明白的表示，明白表示他們的惱恨我已很深了！

愛之女神，她的確是庇護我的，她使我的「愛」，去寄托在這樣的一個值得去愛的荃芳的心田內，去存留在這樣偉大而溫柔的荃芳的靈魂中。——如果我得悉了她受父母的譴罰，我是一定要感得不安，一定悲痛，她因爲我要如此，所以不把她的

情形，報告給我知道，自己暗暗地去忍受，不使我知道，她有令她悄然飲泣的可能痛苦，就可以讓我少減掉些快樂。唉！荃芳對我的忱衷，荃芳愛我的至誠，愛神也可以微笑了！所以祇有感激她而更愛她。

「姊姊！你的話讓我 我是很佩服：不過我的話並不是含有棄絕你的陋下的意思：這完全是我的懼怯。荃姊，你說，我們要打破惡勢力而走在柔美的「愛」的途上，是的，你這句話給了我不少的勇氣，我們應當要如此！我們要鞏固我們的情愛去和敵人對壘。荃姊，我很可以照着你說的去做，我永遠的愛你！」我在她被我緊握着的手上深吻。她的左手，如慈

母般地在我髮上撫摸、

『崇坡愛罷！我們要愛到我們死的一天！』她突然捧着我的頭在我的唇上狂吻。本來吻的主動，總是在我，今天是她發動了這熱狂的吻，這吻便增加了它的價值。我們誰都不願意很快的在這愉快中退出，我們要這個吻的「熱力」，來把我們溶化。

一陣落葉的沙沙聲，在他上浮泛起，驚破了我們的長吻。寥寥數聲的犬吠，叫得夜更沉寂了！一來我倆的肌膚上，寒涼已在窺探得好久了；二來，今天到這時荃芳纔回去，雖是她能設法推托，但總免不了要聽他父母的詈斥；所以是不能更晚了。

；走出了墳的周圍的樹外，我們又吻了多時，纔步着冥晦的月色回去。

荃芳來信對我說，叫我不要到她家裏去了，她父親的態度，近來更變了；但是她在疑惑，因為她的父親近來有許多言語，並不是像她父親這樣的人所會得說的，恐怕說不定，另外有人想離開我和荃芳，而去煽唆她的父親。約略明白的說，就是她父親時常諄諄的勸慰荃芳，把愛我之情，漸漸減退而至不愛我。——是的，在我看過了她的信後，我也很以為這事是有被稱離奇的可能；但是這幕劇的編作者，究意是誰，在我因這消

息而被昏亂所洗滌了的腦中，不能很快的去把他找出。——但是這人我可以保證我的猜揣不會進入錯誤，這人是認識我和荃芳，而且也是想去愛荃芳的。

這事情是很有關係於我和荃芳的，我倆一生的幸福，一生的光明都是維繫在這件事上，我應得細細地在暗中去查得它的出發點而阻止它，使它雖已離了出發點，然却不能抵達終止地。一方面我也要請荃芳十分地留心！——我在現在是祇有寫信去通知她的可能性。我便很快的實行我這計劃。

親愛的我的愛人荃芳：你叫泉興送給我的信，信上的字，已一個個很平安的跳進了我的眼，你放心吧！

事情的確是奇怪，我一定要去查出這唆使你父親的人來。這人，我想他定是在妒嫉我，也就是他想着要愛你；照這樣的一點上着想，我可以說，這人是不難去找到的！

我還有幾句話要對你講，是完全在我的良心所發出的幾句忠誠的話，請你看過後不要再誤會我是有別意！

你把你父親的話，可以仔細地去思想！因為我說過，那挑撥你父親的人，是也「想在愛你，」我呢，「也不過是愛你；」所以你以為你父親的話是對的，那人愛你後，能夠較我愛你時可以使你多幸福些，那末，我情願犧牲我的一切——最要緊的，是請我愛的荃姊要明白，我犧牲後

，可以使你美滿，這正是我的愛你！親愛的荃，你如果是愛我，你要明白我的話的真義！

現在同學們，都在熟睡中，我一個人點着洋燭，偷偷地寫着，萬一他們醒來，恐怕又要多事。並且，使我們的愛情生有障礙的那人，也說不定就在其中，所以我不寫了！祝

你常有快樂和平安伴着！

你愛着的愛你者崇坡上。夜一時。

信是書寫完了，又有一個恐慌要我任負；因為既然有人在旁和我作難，他自然是事事時時的防備着我和荃芳，如果有物

件落在他手，他就可以明白的和我宣戰，所以這封信，我須得用很精祕的方法，很留神的去辦理傳給荃芳。這並非祇怕對於我有不利，實在十之八九是爲了荃芳，是爲了我的愛人！

人實在是疲憊得不能再支持到十分鐘長久的時間。——燭熄了，黑暗中的半夜，在思想關於那不幸事的一切上消費。

昨夜一夜的未睡，但是仍還很早的起來；與其說「但仍還」甯可說「所以」來妥切。在我起來時同學都未從睡神的勢力中走出。

盥洗後，在寢室外的走廊中，遇見我住在同房的我的好友

林冀俊，他臉上滿染着一種異樣的神態，在口中流出了一話來：

『蘇，你的眼睛爲什麼這樣的紅？難道……』他？——似乎冷笑着？

「不見得罷？——是的，我剛洗過了臉；……纔起身的人，誰不是要這樣的！」冀俊！他是我唯一的好友；因爲我遇見了荃芳後，所以和他不似以前那麼的親睦，和他很疏淡；今天覺得和他談話，倒有一種特別的新味。同時，我也感得我很慚愧，爲了荃芳而捨棄了他，我從前的良伴；雖然，愛情是勝過，超出於一切的。——我是絕不留神的這樣隨便的回

答了他。

「人在初起身時，的確是有這現象的；不過你是和人不同了，一些，並且你的眼還分外的腫起。哈哈！照直說了罷，別這樣的假作偽裝了！」他很像政客的在演說，滔滔不絕。

「林，別這樣的和我開玩笑，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說我哭過的，但是並沒有這樣的事情，你的猜測失敗了！」在我對他是仍同平常一般，所以我也照舊的和他講。

「哼！恐怕的確是哭過的，這是你的供招，我，是說你昨夜沒有睡。」這次他說話時他的狀態完全是姍諛而微帶着有怒氣的詆訾，他這話使我十分的駭怪和慌惕！——但我無疑心

他有別故，因他是我的老友呀！

在我向他呆瞪時，他又很清晰地冷笑後走開去。我總不明白這是如何的一個緣由；祇有睡在牀上，這樣或者因為穩靜而有希望去思索出來。我實不願我和冀俊的交誼就被這樣一個尚未瞭悉究竟的小事件刺破：因這實在也是一個不幸啊！

同學們都跟着上課的鐘聲，集聚到教室中去，這是絕好的一個機會，我立刻從牀上起來，去找泉興替我送昨夜寫的信給荃芳。鄭重的吩咐他留心不要給荃芳的父親知曉。望他遠遠的去後，我纔回校上課。

上下午的上課時，教師的講授，書本上的字，都未受到我

的注意，使我錯綜紛紜的，是思想泉興拿去的那信是否有了危險；還有一件是找不到適當的時機去同冀俊談話，而解釋我和他兩人間或有的誤會。如果我身上有一點是綫形的緝綴物的話，那末我質直的說，我是被用紊煩的綫縉來緝綴成的網絡所縈繞了。

下午的散課後，我爲了使我慌亂的第一理由而走出校門，真倖倖，泉興已在等候我，我連忙去接過他手中的紙來；在我恐怖被人見而四望時，祇見冀俊獨自個倚在校門上，對我冷笑着回進校去。我心中，又是猛烈的一震，懶懶的在他後面進去。

我所要緊的並不在去研究冀俊的冷笑；却是去看荃芳的信，所以又很快的到了現在已是荒僻的校園中。

我笑了，我對着信上喜笑！因為信上的字是他溶化，溶化成一片浩淼的「樂海」，使我去游泳。——信上說，叫我今天到張姓洗衣婦的家裏去和荃芳長談，時間是在晚上的八點前。——這事，如果確實是一件可欣快的事，那末，誰個都應當喜歡了，何況我又就是這事的主角呢！是的，我是樂化了，但是快樂的路並非一定是平坦不曲的，常常在路上使我們可以遇到崎嶇的狹處，兀立着峇嶙的怪石所堆積的崢嶸的山在阻隔了前路；我現在正是走到了這樣的一個地方了；——因為冀俊的冷笑

的印象，又倏的隱現在我快樂的眼前。我把我的眼射注在我面前樹上一片已枯黃而未墮落的正搖擺着的葉上，憑着我變利了的思想去探索。

「呀！……」我不竟要狂叫了，冀俊他不要就是我和荃芳兩人所最恐慌關切的想阻礙我倆愛情進行而煽惑她父親的那個人罷？然而，我信任他，他是我的好友，多年的好友。

不，我不能決定我的猜想是對的，因我自己認定了愛是不顧忌一切的；那末，為何他不可以這樣想呢？喲！是的，他也許對於這一點誤解了，所以他努力地用這種陋賤凶惡的手段，在暗中對付他的好友，他就可以向荃芳運用他自己的「愛」去灌

澆出一枝「美滿」的花來。這樣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解釋了，但是多疑的我，仍遲遲的不敢證實我自己。把兩個人的腦力聯合了去對付一件事，至少是比獨個去剖析來可靠有效些，那末我須同荃芳去商量。

「荃姊，我今天帶來了一個不幸而又美好的消息使你知道，我想你不會討厭罷？」

『什麼呢？——關於什麼的？如果這消息是對於我倆有關係的，那末，我自然是十分愿意聽聞的。』她看着我，似乎是急切的要叫我講。——喲！這消息不知使她要受怎樣的激

刺！

我將我疑心冀俊在使我知她間的情愛，萌生波浪的話，一一的對荃芳講了，她也以為我的意思可成立的；可是我心中仍存了冀俊是我的好友的觀念，她反對我說：

『林冀俊是你好友。但是你須明白，在和睦的時候，當然是朋友，然而在這時，不要說是區區的朋友，就是父母，恐怕也要有變更罷；我就是一個好例子！』她很鄭重的講着。『你別這樣的信任他，我恐怕他還有更利害的方法手段來對你呢！——這也不過是我的私人的猜測，確不確呢，自然是不能保證的，』

這是、我和荃芳在張媽——洗衣婦——的一間臥房中的談話，我至此，也承認她的話了！這使我覺得很可怖，我愈想愈感到了驚駭！荃芳默默地也在思想什麼。空氣十分沉寂。

牀上張着差不多完全由烟黃色染成了的帳子；堆着烏黑的被褥，顏色雖髒但洗得很清潔。兩面是豎立着用細竹和蘆席構成的東西，來同外面阻隔；一面是黏貼着一張黃褐代替了潔白的陳舊時裝美女月份牌的泥牆。靠牆的桌子上，置放着幾隻生鏽了的洋鐵罐和三隻木製的小匣；桌子的色彩，也和鐵罐木匣的同樣。兩隻燈子的顏色，因為是很低矮的關係，所以昏暗搖曳的煤油燈光，沒照耀到上面，使我不能看出。這樣點綴着的

四圍，有了荃芳爲伴，本來是很可以安適地在着的；但是現在荃芳的能力，竟勝不過在思想冀俊一切的可怕，燈火的昏晦，使我更增了不安定。

我想，荃芳現在已完全是我的了！冀俊他用了這種手段，就是使我離開了荃芳，但是他怎能可以使荃芳去愛他呢？他想要荃芳去愛他，除非他有一種特外高過於我資格；他的學問，他的品性，以及他的舉止，卑下一點說，他的面貌，在這幾種上，他都不會有使荃芳愛他的可能；因爲我相信，這許多，他都不在我之上。——噫！是了，他有的是錢，雖然我知道荃芳決不是那種人，但同時我也知道「擁抱，接吻，固然是構成情

愛的要素，但金錢，也是佔有偉大勢力的！」我本來站在我的生命途上，前面已可以看出是有光明之處了，但當我想到這裏的，前途又伸展到了黑暗之域。——我祇有哭了！

在我旁邊的荃芳，她見我哭了，連忙拉出了她的手帕替我拭淚，溫慰着我不必因冀俊的那樣而悲傷！我把我的身體，完全倚在她的懷裏，我的知覺靈敏的頭，正靠在她的柔軟的胸懷上，我止住了我的哭泣，翻過身來，雙手捧着荃芳的臉，我在她脣上熱烈地常久地吻着。我偎貼在她的臉上。那種媚態，那種處女的溫香……………

身內一股不知名的力，又在把我全體衝動了！立刻！啣！

立刻間，我把我在陰歷的八月中。所夢見的E A旅館中的一幕，我全部把它真實地表現了出來。我正如瘋狂了一樣。

在見了她那白玉蘭般的而微微含有玫瑰色的肉體含蘊着一種神祕的誘惑，這還如何能再挽回我的理智。

最後的一刹那……啊！人是誰也不能壓制自己的這種爆發的慾念的，我當然也不會例外。終於，我破懷了一個姑娘的純潔，獲得了一個姑娘的尊貴。

在走出了那個臥房之後，見荃芳又把她慣有的紅色在臉上飄浮，雖她是爲了羞赧，但也很有「春」的意味。

出了張媽家的門；在路上走，我高興地想，荃芳不但把她

的心交给了我，今天更且把她處女的尊貴，也呈獻給了我了，
冀俊，他能把荃芳劫奪去嗎？他的手段，是不會得到代價的。

一夜的夢中，我時現着微笑，因為我的荃芳，她化成了一個虛幻的形體，把我緊抱在她赤裸裸的身上；還常把她的熱唇牢貼在我的嘴上。——她是我的了啊！恐怕我在夢中也這樣的發噤。

又是一天了！昨晚的歡喜，今天尙還留滯在我的心頭。

冀俊，他對我今天更特異了！他對我是有了一種敵意的反感，也許在這種反感中，還混和有嫉妒的性質。他雖是有這樣

特殊的印象，可是勝利的我，對他至少是有表示驕傲的可能。

「崇坡，這是什麼？」冀俊突然向我發問：

我不經意的看他手中高舉着的幾張紙；仔細地一辨別連忙探手到胸前的內衣袋裏；這袋是藏着荃芳給我的信，但現在是空空的一無所有了。而冀俊手中的，正是在這袋內我所旦夕不離的幾封信，他一定是晚上我睡着了後，行使他竊偷的伎倆。其餘還有幾封是我給荃芳的，不知如何也會遷移到他手中，我想他一定運動荃芳的父母去盜取的。這我如何能忍耐！

「冀俊，你手中的東西都是我的，你為何私下拿去，快些還給我！」我恐慌而忿怒着。

「還你嗎？真早着呢！……我的「私下」，恐怕還沒有你的「私下」來得賤劣，我的「私下」是利於人家的，你的「私下」却玷污了無瑕的璞璧！……」他儘是露着卑鄙的冷笑。

我立刻知道我和荃芳的在昨晚，他是得悉了！非常難過的怔忡，淋渥在我偏體。在下午我很急的想出去設法告訴荃芳。

在校內，我所遇見的同學，他們都在呆瞪我，這可使我奇怪，我想我的祕密，他們不會都知曉罷？——我仍急急的走着……到了將近校門時，揭示的木板前，嘈雜擁擠的繞着許多同學，成了一個半圓圈，眼睛都注射在板上，我便也想去知道揭示的是何種佈告。——走到了人羣中，忽然地一個校役，遞

給了我一封信。在人羣中我如何能有拆閱的可能，所以我向板上看了！

噯！我全身的血液，停止了它的循環，但是却狂炎的沸騰，我差不多是昏厥了！因為在我面前的是一張予我以「行爲不良，有關校譽！」的罪名的命我退學的佈告。

我狂奔的到了寢室中，手中的信早已爲我撕得粉碎。我恨不能立刻把我尖銳鋒利的牙齒，去插在冀俊的肉中，因為了這事，一定是他去搬弄出來的！

訓育主任，監視着我整理東西，准許我過了一夜再出校！
噯！這不就是昨天嗎！這的確是昨天了！我的遭逢，荃芳

還未知曉；但倒還是不給她知道的好，否則她不要和我同樣的難過了嗎？

前日的晚上，這的確是我的罪惡。荃芳，我對不起你了！你被我污辱了你的精神，污辱了你的肉體；本來我是以救護你自任的，但是現在，祇要天明，我便要離你而遠去，我欺騙你了！但是你也原諒我的無能爲力！我並不悲傷我的退學，祇要於你有益，我什麼都能拋棄的！荃姊！我永遠的愛着你，我雖不能和你回到幸福之國，但是如果有人能伴着你去，我也是很高興的爲你歡呼着！荃姊 我懺悔了，恕我的罪吧！——你在可能時，你仍須愛我！荃芳從此要別了！到天明了，以後

我倆的相見、不知又在何地何時！喲！山高水長！

崇坡，在這個午夜完全不遺的把他和荃芳的歷史，統都想遍，從不想識到戀愛，從喜樂到悲哀。

在他想到昨天被命退學時，他的情史是結束了！冥朦的曙色已在窗外徘徊，吱噉着的小鳥已在黃葉的枝頭高唱，他便愈增加了他心內的惶急！

(完)

二二·六·一九二九·下午二時·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午夜的回憶——

著作者 章 雨 蘋

出版者 青春出版社

發行者 上海南方書店

1925, 9, 20, 初版

每冊定價三角五分

82

005014

(3)

5